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文庫

蕭綱蕭繹年譜

Chronology of
Xiao Gang and Xiao Yi

□ 吳光興／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文庫

蕭綱蕭繹年譜

Chronology of Xiao Gang and Xiao Yi

吳光興 /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蕭綱蕭繹年譜 / 吳光興著.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文庫)

ISBN 7-80230-278-1

I. 蕭... II. 吳... III. ①梁簡文帝(503~551) - 年譜
②梁元帝(508~554) - 年譜 IV. K827.3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99747 號

著 者 / 吳光興

出 版 人 / 謝壽光

出 版 者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東城區先曉胡同 10 號

郵政編碼 / 100005

網 址 / <http://www.ssap.com.cn>

網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責任部門 / 編輯中心 (010) 65232637

電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項目經理 / 宋月華

責任編輯 / 魏小薇

責任校對 / 江 月

責任印製 / 蓋永東

總 經 銷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經 銷 / 各地書店

讀者服務 / 市場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顧問 / 北京建元律師事務所

排 版 / 北京金若龍文化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

開 本 / 787 × 1092 毫米 1 / 16 開

印 張 / 31.75

字 數 / 501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 ISBN 7 - 80230 - 278 - 1/K · 034

定 價 / 88.00 圓 (含光盤)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
請與本社市場部聯繫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文學研究所學術文庫經過本所學術委員會的鄭重推薦，將逐年推出本所學者以青年為主體的新作。由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已有“博士文庫”、“青年文庫”，這個文庫更多的是留下他們在“青年”、“博士”之後繼續前行的足跡。基於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這裏能涌現出一批將來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來，我們就執著地追求謙虛、刻苦、實事求是的所風，力戒浮躁，崇尚有根柢的創新。創新而無根柢，易成泡沫；講根柢而欠創新，易成老木疙瘩；創新與根柢並重，才是我們增長實力、開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學所一代代學者的成長，都在實踐着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不少追波逐流或攻關搶難之弊，培養了一批為中國現代人文建設做着實實在在工作的學人。如果要我不那麼謙虛地說一說文學所的長處，這長處就在於從前代學者就開始了的文獻功夫和貫通意識，以文獻站穩腳跟，以貫通邁開腳步，以新材料、新思維、新發現，走向現代學術的深處、廣處和前沿。因此我們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這個學術文庫成為文學所的學風、學養和學術基本方法的歷史見証。有期待的寫作與有期待的閱讀，其可成為人生之樂事乎？

走進新紀元的文學研究所，總要有一種與我們民族全面振興

相適應的文化姿態和文化行爲。小康社會應有學術文化的“小康”。文學所近期正在啓動三項學術工程：其一是這套“學術文庫”，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學者爲主的新作，代表着我們的希望。其二是“文學研究所集刊”，重點發現本所學者見工夫、有分量的長篇論文，展示我們的學術陣容和實力。其三是“文學研究所學術匯刊”，重新匯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來的重要學術史文獻，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以及“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還準備選刊一批重要學者的名作精品，這反映着我們應該繼承弘揚的傳統和值得珍視的歷史記憶。文學所和它的學術委員會願爲這些學術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開闢文學研究的廣闊的途徑和富有生氣的新境界。謹請學術界高明之士和新銳之友不吝賜教。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學術委員會主任 研究員 楊 義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前言

梁簡文帝蕭綱（503～551）、梁元帝蕭繹（508～554）兄弟，從後代看來，成就主要留在文學史上。而以宮體詩為代表的蕭氏兄弟留在文學史上的成就，歷來受到的評價貶大於褒，相關的研究尚不充分。在人類道德的陽光下，如何無需找一塊陰影地帶，就能夠坦然面對倡導寫作豔情的宮體詩思潮，對於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挑戰。《蕭綱蕭繹年譜》的編撰，是筆者應對前述挑戰的一個步驟。

按照筆者的文學史理論，歷史上的文學現象首先應該、也完全可以與其他歷史現象作切割從而獨立出來研究。獨立的文學史自下而上由深層而表面呈現為長時段的文學觀念史、中時段的文學風尚史、短時段的作家作品史三個層次^①。筆者過去所做的有關宮體詩的研究工作，大致按這一思路進行。然而，不可否認，生命之樹常青，而理論總是灰色的。生動的文學與理論形態的文學研究之間即存在着類似關係。我們通過抽象與理論的方式刻畫出文學史的真相，同時多多少少也使文學從它原本生存的那個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有所剝離。《蕭綱蕭繹年譜》編撰的初衷，就是試圖換一種探討宮體詩的方式，將這一文學現象放回到它本來所處的歷史狀態和位置上，然後我們儘可以再作觀察。以這一方式處理研究對象，可以對一般理論性較強的研究方式容易產生的獨斷傾向有所補償。也希望可以激發更多的想象力。

將宮體詩放回到它原生的世界秩序裏面來觀察，馬上就有類似於“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感覺出現，論者原來所信奉的教條就不一定那麼強有力

^① 關於這一理論，拙文《中國詩史實錄大綱》有論述，見《文學評論》1994年第6期。

了。比如，“宮體”在中大通三年（531）自東宮著名於世時，蕭綱的父親梁武帝的第一反應也是憤怒^①。可是，為什麼很快釋然了呢？“鄭衛之音”的宮體詩流行一時，難道是養德東宮的皇太子準備傷風敗俗嗎？不僅悠遠的時間距離可以導致歷史的隔膜，有時，觀察問題的不同立場就可以導致性質完全不一樣的判斷。《蕭綱蕭繹年譜》通過對宮體詩的兩個領袖人物的行事及其環境作深入觀察，以之為一個客觀對象，讓宮體詩在它原生的條件下進行自我解釋。總之，以一種“文學史考古”的態度來對待宮體詩這一文學遺產，目的是儘量超越以研究者為中心的“評價”的研究，達到以研究對象為中心的“解釋”的研究。

雖說《蕭綱蕭繹年譜》最初是為了研究宮體詩而編撰，但是，鑒於“年譜”這一著作形式的體例以及二譜主的特殊身份，他們的一生行事及交遊，廣泛涉及梁朝、特別是梁中後期五十年間政治、軍事、社會、風俗、宗教、文化、文學等各方面內容，所以，本譜的範圍事實上超出宮體詩這一單一對象不知幾多倍，頭緒繁多。以下試按蕭綱的文學生涯、蕭繹的文學生涯、蕭氏兄弟的其他學術藝術成就、蕭氏兄弟與梁朝政治的順序敘述其大概。另外，由於本譜取“詳譜”（按：非“廣譜”）的方式，不搞“去粗存精”，力求將所有與蕭綱、蕭繹相關的材料，包括軍國大事、日常瑣事等^②，都網羅進來，所以，既難免枝枝蔓蔓，也一定還有遺漏，盼讀者多加指正。

梁簡文帝蕭綱，字世讀，梁武帝蕭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蕭統同母弟。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卒，立為皇太子，後嗣位。諡曰簡文帝，

① 《梁書·徐摛傳》。

② 按：將日常小事、遺聞軼事與軍國大事同樣對待，筆者是經過一番考慮的。所謂小事，無非是說它們在時空範圍內意義不重大、微不足道。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指出：“當你縮短觀察的時間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個別事件或者種種雜事；歷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為是獨一無二的；雜事則反復發生，經多次反復而取得一般性，甚至變成結構。它侵入社會的每個層次，在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刻下印記。……我們發掘瑣聞軼事和遊記，便能顯露社會的面目。”見《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顧良、施康強譯，三聯書店，1992，頁27。

廟號太宗。蕭綱自幼愛好文學，因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為主，圍繞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主張鮮明的文學集團。隨著蕭綱於中大通三年被立為皇太子，這一集團的文學影響逐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公開宣佈並倡導文學史上著名的宮體文學，形成風尚，影響於文學史不止一個時代。

作為宮體詩的主要倡導者，蕭綱的文學觀念，是在他的文學生涯中逐步建構完成的。追蹤蕭綱的文學生涯，最容易見出宮體詩挺然於世的次第。

（一）在幕僚的熏陶下成長

蕭綱六歲能屬文，七歲有“詩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學少年。但是，蕭綱不同於普通的貴族少年，因為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學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樣，從年幼出閣時期開始，就與眾多的幕僚聯繫在一起。七歲的這一年，晉安王蕭綱正式出宮，為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開王府，選幕僚。晉安王侍讀徐摛堪稱蕭綱詩歌與文學的啟蒙老師。《梁書》卷三〇《徐摛傳》曰：“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徐摛與宮體文學的關係，亦見於本傳：“（徐）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這段故事發生在蕭綱初入東宮時。蕭綱從七歲開始，文學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養；到蕭綱二十九歲宮體詩出名時，徐摛仍被認為是宮體詩的老師。由此可見徐摛對蕭綱及蕭綱文學集團的影響。

與徐摛齊名被後代論者稱為“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書》的觀點，是蕭綱文學集團的代表人物。《梁書》對蕭綱文學集團文學成就與地位的論述，集中論述於《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梁書·文學傳》本傳記載庾肩吾，“初為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晉安王蕭綱初為宣惠將軍在天監十二年（513），庾肩吾於這年遷宣惠府行參軍，可知他人蕭綱幕府還在天監十二年之前。按照筆者對蕭綱、蕭繹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現象特別多。庾肩吾兄庾於陵於天監九年出任晉安王長史，疑肩吾隨兄同入王府，“初為晉安王國常侍”亦在天監九年，蕭綱時年八歲。從此，庾肩吾亦跟隨蕭

綱幾十年，對蕭綱文學趣味的影響可想而知。

蕭綱早年的文學侍從之臣當中，張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據《梁書》卷三三本傳記載，張率天監八年初入幕府，此後隨府遷轉，“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張率在府實際上是九年，天監八年至十六年，從蕭綱七歲至十五歲，對於一個文學少年的成長來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時期。張率工於詩賦創作，有名於史，天監初年，頗受梁武帝賞識。曾經受敕撰集婦人事百餘卷，令人繕寫，以供給後宮閱讀。張率的這一經驗，究竟是否對蕭綱後來倡導寫作宮體詩的行為有影響，也是一個有趣的論題。按照蕭綱後來在《與湘東王書》中的評價，他認為張率（按：張率字士簡）的賦是第一流的。

彭城安上里劉氏是當時一個顯赫的文學家族，劉孺、劉遵兄弟，劉孝儀、劉孝威兄弟都曾入蕭綱晉安王幕府。《梁書》卷四一本傳曰：“（劉）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劉遵至晚在天監十三年（514）即蕭綱十二歲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535）卒官為止，在府二十多年。無疑也是見證過宮體文學理想孕育成長過程的重要人物。此外，陸罩的事迹別詳本文下文。其他出入晉安王幕府的文學侍從之臣，還有幾十甚至上百人。總而言之，七歲至十四歲期間，圍繞在文學少年蕭綱周圍的是他的晉安王府的衆府僚，蕭綱在他們的熏陶與培育下成長；文學史上的一代領袖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被他們塑造出來的。晉安王府的文學侍從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張率、劉遵、陸罩等。

（二）文壇反思風氣中形成獨立的文學意識

蕭綱七歲出宮，七至十一歲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歲出遠藩，先後擔任荊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個兒童少年，若說他已經具備系統的文學理想，不免誇大其詞，最多只能說具有一定的趣味傾向。經排比蕭綱生平事迹，筆者認為，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間，蕭綱返回京城的這段時間，對於蕭綱文學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十五至十八歲，通常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階段。這段時間內揚州文壇的風氣以及一系列事件，對蕭綱的影響值得仔細分析。

衆所周知，蕭梁政權是自蕭齊政權禪讓而來的，梁初的文學也與齊代文學一脈相承。對齊梁時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詩人謝靈運名氣極大，

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近代文學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謝靈運詩歌的缺點明顯，亦人人看在眼裏。已故齊代詩人謝朓的成就，當時已得到普遍認可。活到梁初的著名詩人當中，江淹（444～505）於天監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盡”，江淹的文學成就在他生前已經是昨日黃花，影響力有限。沈約（441～513）穩坐文壇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齊永明年間，沈約已經在所撰《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將發明詩歌聲律的功勞攬到自己的名下^①，沈約的詩風屬於永明體。若就在梁初文壇的影響力而言，任昉或許比沈約還要大。任昉（460～508）文名盛於齊梁間，與沈約齊名，當時號“任筆沈詩”。但是，當時文、筆有所區分，詩賦是文學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對自己沒有詩名引以為恨，晚年傾力作詩。昉因博學，詩歌用事成癖，後進受此影響，文章殆同書抄，竟成一時風氣^②。天監年間劉孝標編《類苑》、梁武帝敕編《華林遍略》，編撰類事之書的競爭，雖然未必是任昉詩風的直接影響使然，但是，屬文煊博的需要，一時風會確實是客觀存在的。對於梁初十來年間的文壇風氣，任昉是影響力最大的人物，沈約次之。當時京城士子寫作詩歌，用典的風氣、講究聲律的風氣，都比較盛。

任昉於天監七年、沈約於天監十二年相繼去世之後，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517～520），十五至十八歲的蕭綱返回並留在京城任職，正趕上文壇對天監初年詩風進行總結與回顧的時期，真正是個歷史的巧合。

天監十一年表上的蕭子顯所著《南齊書》的《文學傳論》，可以想見蕭綱必然是看到的。該論綜述“今之文章”分為三體，一則出於謝靈運，二則出於傅咸、應璩，三則出於鮑照。這三派文風，在梁初詩壇均有相應者，一則謝靈運體，二則受任昉影響者，三則受沈約影響者^③。子顯對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評，並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學。從時隔十年之後蕭綱對蕭子顯的激賞，以及《與湘東王書》與《南齊書·文學傳論》類似的立

① 《宋書·謝靈運傳論》：“自騷人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

② 《南史》任昉本傳曰：“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才有才盡之談矣。”

③ 《詩品》以沈約源出於鮑照，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謂“鮑照之遺烈”一派，應以沈約居首。

論傾向來看，蕭子顯對梁初詩壇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經打動青年蕭綱的心。並且蕭綱後來明目張膽倡導宮體詩，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揭發的“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文學史邏輯的啓示可能也有關係。

成書在天監十三至十六年前後的論詩名著鍾嶸的《詩品》對詩歌用事及聲律說的猛烈抨擊，也是衆所周知。天監十七年蕭綱爲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鍾嶸曾經任西中郎晉安王記室^①，是蕭綱的幕僚。這時，新撰成的《詩品》以及鍾嶸對齊梁文學的分析、品評，蕭綱更不可能不瞭解。這裏錄《詩品》中品任昉、沈約二則評語：“彥昇（按：任昉字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道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學，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觀休文（按：沈約字休文）衆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王融）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雲），意淺於江（淹）也。”這裏，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評說的對象，任昉博學用典，文體淵雅，但是，動輒用事，詩不得奇，末流則文章殆同書抄了。沈約的成就雖爲一代之選，但是，效法鮑照，長於清怨，雖爲閭里少年所重，然於雅麗有所不足。蕭綱在《南齊書·文學傳論》、《詩品》之類對近代文學分析與批判的風氣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趨向與觀念。

（三）沸騰的藩府文風

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時間內，蕭綱先後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揚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爲時最久，對於蕭綱及其文學集團的活動來說，也最重要。雖然蕭綱自幼即是晉安王府的文學集團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爲一個真正的核心和領袖人物，大概是從普通二年（521）十九歲的蕭綱再度自京城揚州出爲外藩時期開始的。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內，蕭綱與陶弘景、何胤等在野的重要人

^① 《梁書·文學·鍾嶸傳》。

物均有交往；他與幕僚之間則有過一次較大規模的集體遊覽唱和的詩歌活動可考。蕭綱《往虎窟山寺詩》，治中王冏、記室參軍陸罩、前臣刑獄參軍孔熹、州民前吏刑獄參軍王臺卿、西曹書佐鮑至有應和之作。據鮑至和詩“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句，可知時令在仲春，則為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

自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二年（530）約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對於蕭綱的政治軍事文學生涯來說，都是最為重要的歷練。《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敘述蕭綱文學集團的活動及其歷史地位，大約即就雍府至東宮時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按：《梁書》此節所述諸人名，“陸杲”應為陸罩。陸罩在雍藩，頗得晉安王器重，足與徐、庾、三劉並駕齊驅。《南史》卷四八《陸杲傳》附子罩傳：“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藩，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南史》卷五〇《庾肩吾傳》：“（肩吾）在雍州，被（晉安王）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蕭綱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賦詩的記載可考。《三日賦詩教》：“二府州綱紀：今氣序韶明，風雲調謐，豈直洛格嘉宴，金谷可遊，景落興道，舞雩斯在，咸可賦詩。”^①教稱“二府州綱紀”云云，“二府”指將軍府、寧蠻府，自是在雍州時的稱呼。因此可知該命令作於雍州。

蕭綱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陸杲傳》所述，由陸罩編撰。該文集八十五卷，編成於大通元年（527）的雍州府。《隋書·經籍志》集部別集類：“《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並錄。”文集編成之際，蕭綱將文集示張纘，張纘有書謝示集，蕭綱遂又有《答張纘謝示集書》之作。這篇文章的寫作緣由與行文方式，都有點依仿歷史上曹植將所作文章示楊修

^① 《文館詞林》卷六九九。

並作《與楊德祖書》故事。二書分別都是作於曹植、蕭綱二十五歲之年^①。所以，如同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一樣，蕭綱的這篇《答張纘謝示集書》其實是對生平創作的一篇總結性論述。書曰：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旦晴，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淒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②

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認為文章的地位天經地義，批評揚雄、曹植鄙薄文學的觀點。“至如春庭落景”以下的一節，自述自己的寫作，春風秋雨、浮雲明月，是自然季節與物色的感激；賓駕宴集、邊塞征戍，則因事抒情。如果要將這段論述所反映的文學觀念作一立場的定位，從積極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視文學的價值；從消極的方面看，蕭綱的寫作與風景、遊宴、心情直接相關，所謂“寓目寫心，因事而作”，顯然反對為文造情，與文學的“古典主義”最不相干。

雍府時期，徐陵、庾信先後加入晉安王幕，對於蕭綱文學集團來說，堪稱一項重大事件。徐陵入晉安王幕，時在普通四年（523），徐陵年十七歲。時陵父摛為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元年（527），庾信年十五，隨父肩吾入晉安王幕府，釋褐為國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晉安王蕭綱。作為蕭綱文學集團的後進，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學成就，將宮體文學的理想發揚光大，後來成為彪炳文學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寶十二載（753），論者舉文詞華麗，仍以“徐庾”為首。《通鑑》記載，唐前進士劉迺上書中書舍人，批評當時以文詞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

① 參見王運熙、楊明《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頁290。

② 《類聚》卷五八；《初學記》卷二一；《全梁文》卷一一。

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元胡三省曰：“徐陵、庾信，唐正元（按：貞元）、大曆以前，皆尚其文。”^①得其實也。

（四）劃時代的宮體文學

對於宮體，這裏做一些辨析。所謂宮體，其實可以有狹義、廣義兩種使用與理解。狹義的宮體是“《玉臺新詠》體”，即寫美人與豔情的那種詩，這也是中大通三年宮體開始出名時的本義。鑒於狹義的宮體並不能概括以蕭綱為中心的文學群體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廣之，用廣義的宮體文學的概念，來作蕭綱文學集團所倡導的詩歌風格體貌特徵的總稱名。蕭綱時代的廣義的宮體文學，是對永明體的整合與發展，形成為律體建構史上的關鍵階段。蕭綱文學集團的成就，以及蕭綱的文學論述所反映的文學理想，總的說屬於廣義的宮體，並不限於狹義的“《玉臺新詠》體”的範圍。

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蕭統去世，蕭綱正位東宮，從此成為梁朝中央文壇的領袖人物。晉安王文學集團成為東宮文學集團，這時，湘東王蕭繹雖然遠在荊州，大略具有蕭綱文學集團副領袖的地位。蕭綱與蕭統同父同母，情義甚篤。蕭綱與蕭繹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蕭綱入為太子之後，當時賦詩作文，常以“曹丕”比蕭綱、“曹植”比蕭繹。蕭綱、蕭繹真的像曹丕、曹植主導建安文壇那樣攜手領導着當代文壇，中大通後期至大同年間，新文學的風氣有聲有色，流行一時。所以，隋唐之際的論者論宮體詩風的流行，必歸罪於“簡文、湘東”。魏徵《隋書·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對於蕭綱東宮文學集團來說，蕭子顯（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視的事件。蕭子顯為齊高帝之孫、齊豫章王蕭嶷之子，與蕭梁皇族同族，輩分與蕭綱同，但年長十六歲^②。子顯已於天監年間撰成《南

^① 《通鑑》，頁6921。

^② 按：《梁書》卷三五本傳所載蕭子顯卒年有誤。本譜大同元年有考述並訂正。亦參見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頁574～575。

齊書》^①，《南齊書·文學傳論》表明當時子顯對文學已經具有非常成熟的見解。將《南齊書·文學傳論》與蕭綱《與湘東王書》對讀，不難發現蕭子顯、蕭綱是一對文學知音。所以，蕭子顯特別受蕭綱賞識，就不足為奇了。子顯與蕭綱的交往，目前可考者，多在蕭綱為太子之後。中大通四年，子顯作《春別詩》四首，太子綱作《和蕭侍中子顯春別詩》，湘東王繹更和太子，作《春別應令詩》。這組詩都見於《玉臺新詠》，是典型的宮體詩。子顯於當世有才名，頗自負。中大通五年，蕭綱曾經讚歎子顯為“異人間出”。《梁書》卷三五《蕭子顯傳》：“太宗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蕭綱與子顯交好，亦見張纘《中書令蕭子顯墓誌》：“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阮。”^②中大通六年，蕭綱主撰的《法寶聯璧》成書，湘東王蕭繹為作《序》，與修者，《序》作者湘東王繹以下，蕭子顯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蕭子顯於大同元年去世，與蕭綱的密切交往雖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這一交往值得重視，不應該被文學史論者忽略。

蕭綱入東宮之初，有著名的《與湘東王書》之作。該文為《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所大段摘錄，是宮體文學的綱領性文件。文中“比見京師文體”云云，說的就是返回京師不久時對京師文體的感想。蕭綱此書作於中大通三年（531）冬季十、十一月間^③，“玄冬修夜”，文中說得也是清楚的。文曰：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闌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① 《南齊書》本名即為《齊書》，撰述時間約在天監十一年歲末。參見本譜。

② 《類聚》卷四八；《全梁文》卷六四。

③ 具體考證參見本譜。

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擬。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六駁於仁獸^①，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徵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韋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割無情，任其搖攢。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全文可以分爲三節來理解。第一節（“吾輩……大傳”）論京師文體儒鈍復古，遠離文學常規。文學應以《風》（《詩經·國風》）、《騷》（《離騷》、《楚辭》）比興爲典範，但是，京師的文體卻學《內則》、《酒誥》、《歸藏》、《大傳》等殷、周的古典。搞得文章“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蕭綱爲此憤然難平。第二節（“吾既……於此”）續論京師文體，着重批判謝靈運、裴子野二派，並以之與歷代文學典範作家作比較。漢魏晉宋以來歷代的文學正宗，與京師文體的趨向毫無相通之處，但是，謝靈運體的末流以及裴子野體，竟然在京師文壇流行，簡直是一塌糊塗，

^① “六駁”，原作“分肉”，據中華書局點校本《梁書》“校勘記”說改。